

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紀要

第 19 号 (平成 27 年)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ege
for Postgraduate Buddhist Studies
Vol. XIX, 2015

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
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

林 敏

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 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

林 敏

內容提要：大正藏中，唐貞觀年間智通所譯《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為二卷本。但是在日本古寫本中經名為《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不僅經名不同，而且經文本身亦存在巨大的差別。這為定源法師所注意，落合俊典教授已經作了介紹與深入的研究，指出了古寫本與現行本的四個不同點。筆者對日本古寫本的興聖寺本也有較細的介紹與探研。本文擬在此基礎上，透過古寫本到現行本變遷的歷史過程，探討這一變遷產生的歷史背景與內在原因。其中兩者的變遷主要小結為：“經名”、“分品”、“大身呪”、“本文”“引用”“後記”六個方面。變遷產生的背景與原因主要表現為“一切經處在大的變動中”、“這是持明密教的重要經典”、“密教大悲信仰的首部經典”、“這屬未完全形成就傳來的多個梵本翻譯而成的經典”、“傳播過程中經本文與夾註、跋文和混為一起的經典”等五大原因，故而要編入一切經，編輯和整理成為必要，這樣才能最後完成整個形成過程，成為完全的經典。

關鍵字目：千臂千眼 古寫本 現行本 變遷 原因

序

1. 與本經結緣

敦煌文獻研究的另一個參照系——日本所藏的古寫經本的研究，在日本，其研究的起步很早，且亦極有成果¹，而近年開創性研究則主要是日本的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的調查研究²。至於筆者對《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

¹ 如田中塊堂的《日本古寫經現存目錄》(1973年)、牧田諦亮監修·落合俊典編《七寺古逸經典研究叢書》(第1~5卷, 1994~2000年)、本門法華宗妙蓮寺監修·中尾克編《京都妙蓮寺〈松尾社一切經〉調查報告書》(大塚巧藝社出版, 1997年)、京都府教育委員會編《興聖寺一切經調查報告書》(京都府古文書調查報告書)第十三集、2000年)等。

² 其成果體現在該大學編的『いとくら』1-10號(2006-2015年)、《日本現存八種一切經對照目錄》(2006年)、《日本古寫經善本叢刊》第1輯《玄應撰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卷》(2006年)、第2輯《大乘起信論》(2007年)、第3輯《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卷下》(2008年)、第4輯《集諸經禮懺儀卷下》(2010年)、第5

尼經》（以下有時用全稱，有時簡稱為《千臂千眼經》或《千眼千臂經》）的瞭解與結緣³亦是在前年在日本做研究期間建立起來的，特別是經過落合俊典教授檢討與研究⁴，本經被初步推定為藏經中的刊本（現行本）是被編集過的。

2. 智通與《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

據宋高僧傳⁵與波崙經序⁶等⁷所載，智通為隋朝大業年間出家，并受具足戒。俗姓為趙，是河南西部的陝州安邑人。他律行精明，經論該博，志在西行西域天竺，祈求佛法。於是，就在洛陽譯經館，學習了梵語。唐代貞觀年間（627-649），北天竺僧齋來《千臂千眼經》梵本，向皇帝奉上之時，太宗勅令智通，同這一梵僧一起，翻譯此經。成為本經的第一譯。又在高宗永徽四年（653），又在給持寺翻譯了《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觀自在菩薩隨心呪》一卷、《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一卷等，共翻譯了四部五卷。智通不僅在理解梵文方面，而且翻譯之時能用適合的語言，梵文的意思能直接得到對應傳遞，被大家所折服。又修行瑜伽秘密教呪術，由此得到了大的感通。即智通是專業性的翻譯了諸觀音呪經之人，修行諸觀音呪術，又

輯《書陵部藏玄一撰無量壽經記 身延文庫藏義寂撰無量壽經述記》（2013）、第6輯《金剛寺藏寶篋印陀羅尼經》（2013）、第7輯《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藏 金剛寺藏摩訶止觀卷第一》（2014）等等。

³ 筆者，2013年，在日本滯在中，國際佛教學大學院大學做客座研究員時，依不思議之因緣，獲得貴重情報。剛好一位在日本研究佛教多年的朋友的鼓動下，進行了觀音信仰中國化研究。這一經典與譯者智通剛好是唐代密教千手千眼大悲觀音信仰的起點。而就是這個時候，落合俊典先生提供給我重要的情報。原來是從定源法師那裏得知，他在調查古寫本興聖寺一切經時，注意到經題與內容跟現行刊本相異。刊本為『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而日本古寫經本為『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存在相左的地方。筆者也在落合教授慫恿誘惑下，筆者也開始了對本書的研究，並到興聖寺本對本經進行了調查，對宋版（思溪版）也投入了調查研究。這裏，深深地感恩定源法師與我的導師落合俊典教授。

⁴ 其成果之一體現在，落合俊典「疑經をめぐる問題—一經典の物語化と改作—」、『大乘仏教のアジア』（春秋社，2013）一文中。

⁵ T50p719c19-720a1。

⁶ T20p83b3-c16。

⁷ 諸目錄也有詳細的記錄，如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和《開元釋教目錄》等。

持有神通。此主要的呪法，在當時變化觀音勃興之際，智通起到了一種有力的推進者的作用。

智通在譯《千臂千眼經》之後，雖然（706年頃）有菩提流志的同本異譯本《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一卷。但是智通翻譯的《千臂千眼經》之後被廣泛流傳讀誦。而《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據岡田契昌氏的介紹⁸，梵語，Nīkakanṭha-dhāraṇī（原文如此），西藏大藏經中，《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的藏譯中，第三百六十九號之後半部分的內容一致，亦稱千眼觀音陀羅尼神呪經，千手千眼神呪經，千手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千手經，千眼千臂經，千眼觀音陀羅尼經，譯於貞觀年間（627-649），與菩提流志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一卷）為同本異譯。本經的思想內容，從最初述說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的大身咒第一，誦詠百八遍，可以獲得消罪滅障、除病去饑的利益功德開始，接著說總攝身印，總持陀羅尼印，解脫禪定印，千眼印呪，千臂總攝印，通達三昧成印，呼召天龍八部神鬼集會印，呼召大梵天王及僞屍迦來問法印，歡喜摩尼隨意明珠印，乞願隨心印，入滅盡定三昧印，請佛三昧印，（以上為上卷，以下為下卷）辯才無礙印，破大千世界滅罪印，降伏三千大千世界魔怨印，廣大無畏印，水精菩薩護持千眼印呪，成就印，成等正覺印，呼召三十三天印，呼召天龍八部鬼神印，解脫印，自在神足印，神變自在印，請千臂觀音菩薩心王印呪等，對具體的印言和陀羅尼進行了詳細的教說，以及敘述了安置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畫像，晨朝午時日暮供養的十肘曼荼羅壇法，與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像的畫法等內容，可以看出整部經典都是說陀羅尼，示結手印法、畫像法、結壇法（曼陀羅）等，是一部談以咒印為中心的佛法修持的密教經典。我們以前只是注意到了名稱上的差異，而版本之間的差別，沒有注意到，特別是刊本與日本古寫本的不同沒有被發現。下面我們先來看看古寫本與現行本的特色。

⁸ 小野玄妙編《佛書解說大辭典》第六卷（大東出版社，1933年，320頁1-2）。

一、各本之特色

（一）現行本

我們先來考察各種刊本，簡單勘察各個藏經版本的刊本系和敦煌寫本系，再去介紹日本古寫本。為了便於考察，由於刊本系與敦煌寫本系差別比較小，我們把這兩大系稱為現行本，簡稱 B 系統。由於落合俊典先生在「疑經をめぐる問題—經典の物語化と改作—」一文中，宏觀上，由中國撰述經典的視角，在大藏經由印度經到漢文大藏經，由寫本大藏經到版本大藏經的發生發展變遷的大背景下，微觀上，由波崙及其他寫的經序出發，經歷僧傳、目錄以及各本的獨自的情報資料，指出寫本本身的大規模的修改，在波崙所寫的經序與相關經典翻譯的資料上顯示，波崙最活躍的時期，智通翻譯本經五、六十年間進行的，大概在西元 709 年前後。敏銳的看到了刊本中高麗版本（簡稱【麗】）與宋元明三本（簡稱【宋】【元】【明】）主要有三點差別，我們用表表示如下。

表 1 高麗版本與宋元明三本之別

	序文的有無	灌頂印的有無	夾註的少多
高麗本	有	無	多
宋元明三本	無 ⁹	有	少

而日本古寫經本和刊本一切經本（高麗版、宋元明三本）的主要差別有四個方面，也用表 2 來顯示如下。

表 2 刊本系與日本寫本系的差異

	大身呪句數	別經的引用	章數的不同	後記（奧書）	經名
大正本 （麗宋元明）	九十四	無	二十五章	無	千手千眼
古寫本 （興聖本）	百二	有	二十一章	有（卷末）	千臂千眼

⁹ 但是，明代的洪武南藏、永樂北藏，清代的龍藏也有波崙的經序。

諸藏經刊本 在諸藏經刊本中，我們選的諸藏經本包括：第一，高麗大藏經本，同時參照大藏本所載 1057 號、金藏（取之於《中華大藏經》），簡稱【麗】；第二，宋版，即宋版大藏經本，取之於大正藏所載 1058 號所諸註釋，同時參照現存的宋代思溪版—日本愛知縣南知多町的岩屋寺所藏本，用來代表宋本，簡稱【宋】。第三，明版大藏經，取之於大正藏本所載 1058 號，原取之於明嘉興版（日本增上寺藏本¹⁰），簡稱【明】。因條件限制，宋元刊本大藏經三類¹¹中各取一本。不能分別代表三大系¹²。盡可能體現出其中的二類…中原系和南方系。我們取這三本做為刊本系，一是根據實際的情況，二是確實有他的道理。

敦煌寫本 我們以此為基礎製作了下面兩系統比照表中可以體現。下面看看敦煌寫本系。敦煌寫本一以 P. 3920 號為底本，參照敦煌諸本，簡稱【敦煌】。據目錄的記載，敦煌寫本中，比較好的，有下面十種，其中為北京圖書館所有四種（B. 為北圖所藏）：B. 7377, B. 7378, B. 7376, B. 8642。大英圖書館所藏的有四種（S.（斯）大英圖書館收藏編號）S. 3035, S. 231, S. 3866, S. 284。法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兩種（P（伯）為所藏 編號）P. 3920, P. 4067。

以上十種敦煌大藏經。選了其中的八種，說明這是敦煌寫本的代表，其中 S. 231 號，從殘存有完整的下卷和中卷的下半部中，我們因此瞭解到敦煌寫本中有存在把這部經典分為三卷的情況，這是到目前為止的新的分卷情形，敦煌寫本的分卷中，下卷與目前的現行本（麗、宋、元明等）以及日本古寫本

¹⁰ 明代的刊刻的大藏經，比較容易找到的有三：一、初刻南藏，從明建文元年（1399）至建文三年（1401）年間製成。二、永樂南藏，明成祖永樂十七年（1419）至英宗正統五年（1440）間製成。三、嘉興藏，明萬曆年間開始至清康熙年間（約 1579-1712 年）期間製成的，它作為大正藏的校本的“增上寺報恩藏明本”。（參照池麗梅『續高僧傳研究序說—以刊本大藏經為中心』）。

¹¹ 學界把大藏經被分為三大系，按竺沙雅章先生的分法，宋元的大藏經，開寶藏及其以複刻開寶藏為中心的高麗藏（初雕、再雕）、金藏為第一類，這個相當於方廣錫先生所分的“中原系”。契丹藏為首的第二類，相當於方廣錫先生所分的“北方系”，在江南諸地（福州、湖州、蘇州、杭州）所雕造的各藏經為第三類，方廣錫先生所分的“江南系”（參照竺沙雅章著『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汲古書院、2000 年）。

¹² 參照方廣錫著『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的分卷是一致的，只是把現行本與日本古寫本，以及目錄中的上卷，分為兩卷，全體經卷便成為三卷了。至於從哪里開始到那一品目結束，由於別的敦煌寫本也沒有找到，而全經保全完整的 P. 3920 號等，既沒有分品目，也沒有分卷，首尾題也沒有。而 S. 284 號，只是下卷，但非常完整，卷面簡潔，書法雋勁雄健，積極向上，伸展開放，一看就能傳遞給我們盛唐時代的既開放、奮進、雄渾又透徹、明晰、自在的時代精神。本經的敦煌寫本可以分為 7-8 世紀盛唐時代、8-9 世紀吐蕃統治時代和 9-10 世紀歸義軍時代¹³，本品應為唐代宮廷寫經相比美，書法藝術甚至幾乎超過唐代宮廷寫經。判為七世紀至八世紀之間寫的¹⁴，應不為過。这也说明这是一部在皇宫中的受欢迎的经典。

敦煌寫本的特點是，接近諸刊本的現行本，在麗藏版與南方系藏本之間，就是說，它既沒有像宋本·明本那樣，上卷最後有灌頂咒，又只有二十四品目，但內容上又與諸刊本基本一致，可能是屬於宋元藏經三大系中的中原系。

現行本內部的差別……刊本与敦煌本的异同处表现在下面四点：

第一，敦煌寫本（指 P. 3920）有波崙的經序。

第二，敦煌寫本（指 P. 3920）把本經分為三卷。

第三，敦煌寫本沒有二十五的品目，品目只到二十四（非 P. 3920）。

第四，敦煌寫本沒有上卷末的“灌頂咒”。

雖然敦煌寫本與北方系，南方系都有不同的地方，但還是差別比較小，而與日本古寫本比較起來，同樣存在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們把敦煌寫經與刊本系統一起，歸為現行本系，簡稱 B 系統。

藏文本 現行本中，前面提到的西藏大藏經中的藏文本，在《西藏大藏經》（北京影印版）的第八卷，第十七筵中，第三百六十九號的後本部分，百七頁 d 至百十頁 b 段的內容，與本經現行本的內容相應，我們初步確認相一致性¹⁵。筆者很想更深入研究，但還得有待於機緣的成熟。所以只能說暫

¹³ 參照任繼愈主編，方廣錫常務副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對敦煌寫本年代的推定。

¹⁴ 根據落合俊典先生在其論文中的考察，敦煌所見到的寫本都是屬於日本古寫本改編之後的系統，而且還有經序，八世紀後半是比較接近的。

¹⁵ 由於筆者不會藏文，藏文經文的部分得到兩位元來自內蒙與西藏的國際佛教學大

且把它歸入現行本系中。

（二）古寫本

接着，我們來弄清楚日本的興聖寺一切經以及日本奈良平安時代的古寫經本的寫本。

興聖寺本

1. 概觀興聖寺一切經

在京都市的上京區所在的堀川大道上的興聖寺，是禪宗的臨濟宗的老寺廟，它藏有古寫一切經六千餘卷。我在做博論研究與課題研究的時候，都深受這一古老寺院的恩惠。在日本七八年間，至少每年有好多週末是在這裏的調查中度過的。就是這個寺院的這些一切經，其中心是平安時代末，在丹波國桑田郡小川鄉的西樂寺中書寫的一切經，其後曾經移到南山城之海住山寺，最後在慶長年間，落到了興聖寺。而西樂寺一切經的書寫的時代，是從長寬元年（1163）四月至嘉應元年（1169）八月止。其年號為長寬・永萬・仁安・嘉應之間，這從經的奧書（跋文）中可以清楚的瞭解¹⁶。其中，存在為數不少的夫妻願經。

2. 興聖寺本的法量和書誌情報

我們對該古寺的藏經進行一番學習考察，再加上參照研究先行者們的重要成果，得出表 3 的法量和情報如下。

表 3 法量情報

卷一	形態	寫本。折本。
	外題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經卷上
	內題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經卷上
	尾題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卷上

學院大學的留學生的幫助，為尋找與確認《西藏大藏經》與現行本中的內容的一致性做了很大的努力。這裏要非常感謝這兩位同學，遙祝他們早日完成學業。

¹⁶ 大山喬平「西樂寺一切經書写の在地環境について」、興聖寺一切經調查報告書 417 頁。

52 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林敏）

	譯者	大總持寺僧智通譯
	年代	1163-1169 年
	全長	約 656.2 cm
	紙數	12 紙半
	法量	一折（橫 9.3 cm×縱 25.1 cm）。天界 2.8 cm。地界 2.5 cm。界高 19.8 cm。界幅 1.8 cm。
	次紙	28 行
	次紙 次行	17 字
	存欠	完全。
	押印	押有「圓通山興聖寺」的陽刻印。
	奧書	一校了
卷二	形態	寫本。折本。
	外題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卷下
	內題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卷下
	尾題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卷下
	譯者	無
	年代	日本永萬二年（1166）
	全長	約 392.5 cm
	紙數	7 紙半
	法量	一折（橫 9.5 cm×縱 25.0 cm）。天界 2.6 cm。地界 2.2 cm。界高 20.2 cm。界幅 1.8 cm。
	次紙	28 行。
	次紙 次行	17 字。
	存欠	完好。
	押印	在卷首押有「圓通山興聖寺」的陽刻印。
	奧書	一校了 尾題之後有“譯經後記”相當於“跋”。

如表 3 所示，各卷的法量與書誌上的特徵。首先，我們注意到一卷比卷二長差不多一半。表 3 可能有少許的誤差，但是我們認為在許可範圍以內。我在調查的基礎上，參照《興聖寺一切經調查報告書》¹⁷，興聖寺本的卷一到卷二的共有情報，如「形態」為寫本、折本。「書寫年代」為平安後期，「存欠」的情況為完好地保存。「押印」是卷首押有「圓通山興聖寺」的陽刻之印。「外題」·「內題」·「尾題」都完整地保存著。「尾題」之後都有“一校了”的跋。這是二卷共有的，而關於譯者僅卷上，即「大總持寺僧智通（奉旨？）譯」。而卷下，有「題記」和「後記」。

3. 特徵

第一，譯者只有上卷的卷首，下卷沒有。這也是興聖寺一切經寫本的總的特徵，譯者多數隻在第一卷付有，次卷後，很少見到付有譯者譯者的情況。

第二，傍注，補入注記，或者訂正注記非常之少。只下卷有，一處補入注記，一處訂正注記，只有陀羅尼有音訓記號。長文漢字沒有發現有訓讀記號的情況。

第三，異本校注，好像當時沒有或者校本很少。沒發現有異本校注。

第四，《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在日本古寫經本中，存在全二卷的，只有興聖寺和石山寺。所以，這是非常珍貴的重要文獻。

第五，我們注意到上卷的法量（特別是全長·紙數）和下卷相差很大。上卷幾乎是下卷的兩倍。由此明白下文中，為什麼敦煌寫本有的，把上卷分為兩卷變成上中下三卷的緣由了。

第六，本文全體都是用楷字寫的，蟲損極少，字跡清晰可鑒，比西方寺本容易看清。

第七，關於書體和書風的特色，書寫者為一卷一筆寫完，而且上下兩位同一個書寫者。雖然從最初到卷尾都用楷字丁寧地寫著，有一些敗筆，還不能說是不熟練的素人（初學者）的筆法。加上書風為橫筆細一些，二縱筆要粗大一點，要強有力一點，書寫者應該是受過一定專門訓練，又具有一定的熟練筆法的寫經生所寫，可以說屬於中品中的上品，讀起來，不必費太多的

¹⁷ 京都府教育委員會編《興聖寺一切經調查報告書》（1998年）。

勁頭。

4. 書寫年代

以上所舉書誌的特徵，上卷沒有寫上書寫年代，所以不能確切的確定，但因興聖寺一切經的書寫年代可以從其他的經典的跋文中推定出來。也就是說據大山喬平的研究，興聖寺一切經的書寫年代在長寬元年（1163）四月至嘉応元年（1169）八月止，年號是據寫有長寬·永萬·仁安·嘉應年間的跋文而推知的。所以，興聖寺本『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的書寫年代也是1163年到1169的6年之間書寫的。但是，由於如上所述，下卷的跋文中寫有：“永萬二年（丙戌）四月（壬辰）十九日為興法利生書寫（了）執筆僧 忍覺（了）”。因此，下卷為永萬二年所寫，也就是1166年書寫的”，又因為根據書體筆法，上下卷為同一人所寫，所以，上卷極可能與下卷一樣在1166年或者在此之前寫的。比起西方寺本（書寫為“仁平二年”即1152年），興聖寺寫本要遲寫十四年。

5. 興聖寺寫本的特色

現在的興聖寺一切經本，藏在興聖寺的藏經屋中，藏經屋有兩層，上層佈滿開放式的藏經櫃，本經藏在第一百七十四箱，因一箱相當於一帙，是千字文能字號。內藏有十卷經文，本經的上卷為第七號，下卷為第八號。拿起巴掌大的折本寫經，其印象是深刻的。首先，這個折本寫經的表紙為深棕色，正面右上角用白色的宣紙，上卷寫著“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咒經卷上”（下卷“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卷下”）的外題，正面左下角用有紅的四條格線的白紙，寫著“興聖寺一切經”、“174”“能”“7”（下卷“8”）。分別代表，此經屬於興聖寺一切經，第一百七十四號箱（相當於174帙），“能”千字文號，上卷為第七號（下卷為第八號）的意思。打開折本的寫本經卷，一折五行，每行17字是一般的情況，但也有出入。此後，紙的顏色，都是比較深的黃色，上卷12紙半，一紙28行，一行17字，本文335行加上題跋3行合計338行。下卷7紙半，一紙28行，一行17字，本文190行加上題跋1行合計191行。上下兩卷總計529行。約8993字以下。

雖然還不能達到整潔的書體，練達筆法，但是可以說，除了“一校了”

和“永萬二年（丙戌）四月（壬辰）十九日為興法利生 書寫（了）執筆僧忍覺（了）”是夾雜着行草以外，從每卷最初一行到最後的尾行，皆用楷字書體丁寧、工整、簡潔地書寫著的。

沒有訂正之處。改寫一處（下卷 96 行：改“此”為“北”）。脫字補入注記三處（上卷 278 行：“出”；下卷 121 行：“在”，下卷 137 行：“手”，）。這對於擁有 529 行的兩卷寫經說來，是難能可貴的，在興聖寺一切經寫本，以及整個日本古寫本中，也是難得的。由此可看到這兩卷寫經本的品質是可以得到認可的。

除陀羅尼文外，沒有發現字音·字訓之處。也沒有日本閱讀古漢文所特有的“訓點一乎古止點”。下面，我們來弄清楚日本奈良平安時代的古寫經本和日本的興聖寺一切經以及這以外的寫本。

興聖寺以外的日本古寫經本…奈良平安時代的古寫經本

關於奈良時代的古寫經本，雖然比較難直接見到，但是在《大日本古文書》以及新出版的圖錄，在東大寺所殘存的正倉院文書中¹⁸可窺見一二。

表 4¹⁹

	年 代	記錄內容（括弧內為用紙數）	正倉院文書名	大日本古文書（卷-追加-頁）
1	天平八年（736） 九月二十九日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 陀羅尼神咒經二卷	寫經目錄	7-1-73
2	天平九年八月二 十五日	千臂千眼經一卷下 （八枚）	經師充經帳	7-1-109
3	天平十五年八月 九日	千臂千眼陀羅尼經二 卷（用三十張）	雜書充裝潢經帳	8-2-309
4	天平勝寶元年 （750）七月二八 十日	千眼千臂觀世音經二 卷	本經疏奉請帳	11-5-13

¹⁸ 詳細載於東大寺所藏的《正倉院古文書》中。

¹⁹ 此表是根據《大日本古文書》所作，但沒有全部收齊。本表是《大日本古文書》中所載的，是集中收集了天平八年（736）至寶龜三年（772）之期間所書寫的《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此期間以外的記錄，本表並沒有收入。

5	天平勝寶七年二月九日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二卷	外島院一切經散帳	13-7-128
6	寶龜三年（772）七月二十四日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二卷（上卷十五下卷九）	奉寫一切經師手實帳	20-14-124
7	寶龜三年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二卷（二十四）；又部（二十四）；	奉寫大乘經律論目錄	21-15-27
8	寶龜三年類收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二卷（二十四）；又部（二十四）	奉寫大乘經律論目錄	21-15-90

表 4 清楚的說明，奈良時代本經已經傳入並流行開來了。八世紀中期到後期，在日本已經出現，經名出現《千臂千眼》與《千眼千臂》交叉的情況，這一點是很重要情報。現在知道的最早出現的“千臂千眼”的是天平九年，也就是 737 年，《千臂千眼經》一卷下（八枚）。這一點對我們的分析是關鍵點之一。

還有善光印一切經²⁰、石山寺一切經中也存在。時代往后，本經寫本流布在七寺·興聖寺·西方寺·新宮寺等各地，所以到了現在這樣貴重的古寫經本為我們所用。而據《日本現存八種一切經對照目錄》²¹本經的日本古寫本如下表一所示。

表 5

	敦煌本	七寺	石山寺	興聖寺	西方寺	新宮寺
卷一	○	○	○	○	○	
卷二	○	△	○	○		○

* 「○」為現存完好者，△為不完好者。

²⁰ 善光印一切經，依據『日本古典書誌學辭典』，法華寺寺主善光尼作為願主的善光印一切經是天平寶勝七（七五五）開始的，有着清楚地寫有書寫·校正（三校）之年月日，為奈良朝寫經中特書的名筆而有名。有否存在本經還要進一步檢討。

²¹ 國際弘教學大學院大學學術フロンティア実行委員會編『日本現存八種一切經對照目錄』、2007 年、103 頁。

其中，西方寺本，只有上卷，早寫於興聖寺本 14 年。作為興聖寺本的校本，意義非常，只是下卷還沒找到校本，是很遺憾的，但我們還會努力繼續找的。由於正如落合俊典教授所說，與藏經刊本等現行本差別很大，我們把西方寺本，興聖寺本稱為日本古寫本系，簡稱 A 系統。

二，由古寫本到現行本之變遷

為了比照兩大系統的不同與相同的具體情形，我們製作了附表一（附在文章後）。我們一方面，已經把日本古寫本系，稱為 A 系統，其底為興聖寺本，校本為西方寺本，但是只有上卷。面前下卷的校本，目前還沒找齊。另一方面諸藏經本和敦煌寫本屬於現行本系，簡稱 B 系統。其中，首先，諸藏經本如上所述，包括：第一，高麗大藏經本（同時參照大正藏本所載 1057 號，金藏（取之於《中華大藏經》），簡稱【麗】）；第二，宋版大藏經（取之於大正藏所載 1058 號所諸註釋，同時參照現存的思溪版—日本岩屋寺藏本，用來代表宋版，簡稱【宋】）。第三，明版大藏經（取之於大正藏本所載 1058 號，原取之於明嘉興版（日本增上寺藏本），簡稱【明】）。其次，敦煌寫本，以 P. 3920 號為底本，參照敦煌諸本，簡稱【敦煌】。從附表一中，需說明幾點附表一中比較詳細的反映了，落合俊典先生所指出的刊本之間，以及 A 系統與 B 系統之間的差異，其中比較明顯的，我們從兩個方面來闡明：

（一）兩系統經文內容的差異。

我們通過兩系統的比較表，看看差別比較明顯的地方，探索古寫本系到現行本系變遷的。如下：

第一，古寫本中，上卷第十四行的“廣為一切衆生饒益一切衆生”比現行本多了“一切衆生”四字。這可能只是在文字字句上的調整，即削去“一切衆生”並不影響整句的意思。

“第二，古寫本中，上卷第一百一十七至一百二十一行中的比現行本多出幾十個字。這主要是因為古寫本中，這段內容包括經的本文和智通的夾註，而現行本中則刪除了部分夾註，只保留了經的本文。”

第三，古寫本中，上卷第一百二十八至一百三十一行中，不僅字數比現行本多，而且句子的排列也不同。從內容的判斷，也應是智通本人的夾註，

古寫本中，雖然未列為夾註，但是另起一段，可見原來也應為夾註，可能只是傳到古寫本時已經變為本文，可是另起一段，也能表明原來是夾註。我們在現行本的高麗本中，也可以得到證實，因為高麗本中還有一部分是以夾註的形式存在著。

第四，古寫本中，上卷第二百四十五至二百五十三行的內容中，現行本只有“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綠色中不得著膠。”也就是古寫本在“一千臂。一一掌中，各有一眼。”與“彩色中不得著膠”之間，還有 140 字的內容存在。這 140 字都是介紹千臂千手，個個各自所執法器與所結手印。

第五，古寫本中，上卷第二百五十七至二百六十六行的內容，與現行本的各本差別較大，古寫本上的百余字，現行本上沒有。而現行本中的“受八戒齋”、“出入一上廁一洗浴”、“對像懺悔罪過”等內容，則古寫本所沒有。現行本中，其相應相近的內容，可以在與同本異本的菩提流志譯本，還與《陀羅尼集經》等處，可以找到，是否來自於此，還有待深入研究。

第六，古寫本中，上卷第二百六十七至二百八十一行的內容中，與現行本的各本差別較大，古寫本上的一百五十余字左右的內容，現行本上沒有。但現行本中的一百四十余字在古寫本中幾乎都可以找到，可以初步斷定現行本可能是從古寫本中縮寫而來。

這部分，主要是智通交代梵本的《千臂千眼經》傳入中原的經歷。武德年間（618-626）由中天竺僧人瞿陀提婆，帶來了千臂千眼菩薩像（畫在白疊上）。又在改為貞觀之時（627年），把這畫在白疊上的千臂千眼菩薩像，奉進皇上，入了宮內。但是並沒有傳開。過了十餘年，又有北天竺國一個僧人把千臂千眼經的梵本呈入宮內，皇帝勒智通入宮，與此北天竺國一個僧人一起，翻譯此經的陀羅尼手印及其方法，但是這個梵本，只說千臂千眼，沒有更加詳細的釋名。後來，智通發現了兩個梵本：其一說，此千臂千眼菩薩，是過去毘婆屍佛，以化降伏魔身，千眼各出一佛，以為賢劫千佛。千臂又各化出一轉輪聖王，為千代轉輪聖王。修者，具大功德，滅罪消障，不墮三惡道。其二說，一切陀羅尼法門中最為第一。更無過者。

我們從這一段的內容，可以看出這部分按理應該作為夾註，放在括弧內，不能作為經的本文的。但是流傳過程中，跟本文混為一體，從古寫本到刊本的過程中，更是被編輯過。

第七，古寫本中，上卷第二百八十二至二百九十五行的內容，則現行本沒有，達二百五十二字左右。這一部分敘述了，千臂千眼菩薩，告大眾，得此法門者，實為多生供養諸佛才能遇此法，非有善根福德者難以遇到。修持此法能獲大利益，速證菩提佛果。後又說了一個秘密的不可思議的法門，能使光明漸漸普照是方佛土。

第八，古寫本中，上卷第二百九十六行至二百九十八行的五十六字的內容，現行本也沒有。智通說明引入《五千五百佛名經》的緣由，是因為引入的部分一天眼咒·佛名·觀光，與前面介紹的法門一樣，因此智通錄入此法門中來，以供參照。同樣，這一段也應該以夾註或者跋文後記的形式區別開來，不能作為經本文的內容。但日本古寫本中，並沒有區別開來。

第九，古寫本中，上卷第二百九十九行至三百二十九行的近六百字的經文中，是引用《五千五百佛名經》的部分，現行本也沒有。分四部分：

- ① 前面的一段咒語，是用漢字表一佛名號的梵音，這在正式的經典中，這種情況很少看見，智通可能為了便於念誦，而留下了漢語音譯的，並把梵文每一個詞的意思放在夾註中，我們才知道這些咒語，是這一佛號的梵音。所以，這一佛號梵音，在《五千五百佛名經》的其他地方也找不到，即：

“那牟囉怛那（二合）鉢囉（二）婆（超寶光也）戰陀囉（二合月也）鉢唎（二合）底（平）漫雉（引）底（平莊嚴也）室唎囉（首也）悉帝（引二合）闍室唎（二合威德也）奢（引）囉（二合）迦唎（二合明也）濕嚩（二合）囉（自在）囉（引）祇耶（王）多他伽多耶（如來）”²²

這咒語之所以在大正藏本《五千五百佛名經》中找不到，有兩種可能：其一，現在的《五千五百佛名經》已經修改過，或傳抄過程所漏。其二，《五千五百佛名經》原本就沒有這一部分的內容，是智通為了念誦原梵音而加上的，使修行人念誦時，也可以用梵音，可見這出於修行實踐需要。而第二種可能極大。

- ② 而咒語之後就是“南無寶光月莊嚴首威德明自在王如來”（304行）的佛

²² 古寫本 299-303 行。

60 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林敏）

的名號。這與《五千五百佛名經》完全相同。

- ③ 引用（305-309行）的咒語，這與隋闍那崛多譯《五千五百佛名經》卷三的陀羅尼文全同²³。這部分是咒語（天眼咒）。
- ④ 引用（310-320行，有222字），這與前揭經卷第三的長文同文²⁴。這部分的內容主要是念誦信解此佛號與陀羅尼的功德和利益：可生得轉輪王位、值佛出世得見如來。復得陀羅尼名曰：千轉法門以及修此法們利益。
- ⑤ 引用文16句偈文（322-329行，128字），是以上稱如來名號，可獲妙天眼，見諸如來。這段也與此經卷第三同文²⁵。

以上五段中除第一段，共引用了近六千字，均為《五千五百佛名經》經卷三的內容。這一部分是為了參照，而列出的另一經典的內容，不是本經，所以，同樣應該以夾註或後記的形式區別開來，現有的古寫本中，並沒有看到，嚴格上來說，我們只能理解為傳抄過程中，這中應有的形式丟失了。

第十，接著的（330-335行）一段也只有古寫本存在，是智通說持此法的經驗與效用，京城沒人修持，傳給智通的，實為一胡僧莎呵所傳授的觀天眼法，為了傳於萬代，燈燈不絕，智通不惜，錄在此經之中。這一段，同樣應該以夾註或後記的形式區別開來，但是我們看不到。

以上十點都為上卷的內容，主要區別也體現在上卷。以下兩點，分析下卷，區別就較少了。

第十一，現行本中，“請千臂觀音菩薩心王印呪第二十五”，這近百字的內容²⁶，古寫本則沒有。有一種可能是，現行本參照了菩提流志譯本，加入了這部分。

²³ T14p328c15-18。

²⁴ T14p328c19-29a1。

²⁵ T14p329a2-9。

²⁶ 兩手合掌虛掌內合腕。二頭指來去呪曰（此印是第一根本啟請印）。唵阿嚕力帝麗路迦（去夜）毘社（時賀）耶薩婆鑠觀嚩（二合）鉢羅（二合）麼馱那迦羅耶〔合*牛〕泮莎訶（T20p89b19-23）。

表 6

古寫本	現行本（麗本）	菩提流志譯本
無	請千臂觀音菩薩心王印呪第二十五 兩手合掌虛掌內合腕。二頭指來去 呪曰（此印是第一根本故請印）。 唵阿嚧力帝麗路迦（去夜）毘社 （時賀）耶薩婆鑠觀噓（二合）鉢 羅（二合）麼馱那迦羅耶 [合* 牛] 泮莎訶（T20p89b19-23）	請千眼觀音王心印呪 此印是第一 根本故請印 兩手合掌虛於掌內以 二頭指來去。唵阿嚧力帝故路迦 （去夜反）毘社（時賀反）耶薩婆 鑠都噓（二合）鉢囉麼馱那迦囉耶 [合*牛] 泮莎訶（T20p 103b27- c1）

注：_表示相同的部分。

從表 6 中，我們看到現行本，除了一句：“此印是第一根本故請印”的順序，放在手印之後和個別字之外，幾乎是全同的，所以，現行本參照菩提流志譯本後，加入的可能性極大。

第十二，古寫本下卷的第 166 至 189 行（有 368 字），應為後記跋文。古寫本也是以跋文…比經本文低四字得形式存在的。而現行本中沒有。其內容包括，得法後依法修持的過程以及應驗事蹟。如智通剛翻譯時，很多問題沒弄清楚，於是就向菩薩發誓乞願，親自證驗，蒙親接引，聖上所問，皆悉解答。所以，把具體的發願修持的方法與注意事項都錄在這裏。以供參考。這些內容，在波崙的序中也有細的介紹，由此我們推測波崙當時應該看到與古寫本相同或者相近的文本。

（二）大身咒的句數及其效用的差異

- 第一，大身咒部分，咒的句數刊本全部為 94 句，日本古寫本為 102 句可能分句參照了菩提流志翻譯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姆陀羅尼身經》中的大身咒的句數，它也是 94 句，但陀羅尼譯音差別較大。
- 第二，大身咒的效用 A 系統沒有，而 B 系統卻有七百多字。這也有可能參照了菩提流志譯本，改造而成。
- 第三，菩提流志譯本因為同文的很多，至少是參照了智通譯本之後，翻譯出來了。有沒有可能古寫本是參照菩提流志的同本異譯本，改造成了現行本呢？當然詳盡的驗證必要。請參看表 7。

表 7

經名	《千眼千臂經》(麗)	菩提流志譯《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姥陀羅尼身經》	《千眼千臂經》(明)
卷數	2	1	2
章數	25	24	25
各章印咒等內容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大身咒句數	94	94	94
大身咒功用	734 字	1296 字	738 字
壇法畫像法	置十肘曼拏羅壇法 (1884 字)	畫壇法 (3606 字)	十肘曼荼羅法門 (2011 字)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菩提流志譯本，大身咒句數，大身咒功用、壇法畫像法都與日本古寫本差別很大，而與現行本很是接近。章數雖然有二十五章與二十四章之差，但是正如第十一點所述，現行本中最後一章——第二十五章內容，幾乎一模一樣的存在在菩提流志譯本的二十四章中。

以上只是從兩個方面——內容與大身咒句數及其效用，分析了兩大系統的差異，加上落合俊典教授在他的論文中的分析，我們總結為從日本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主要表現為六大點：

- 第一，本文內容的變遷。
- 第二，大身咒的分句不同與效用有無的變遷。
- 第三，分章的變遷。
- 第四，後記的有無的變遷。
- 第五，別經的引用與否的變遷。
- 第六，經名的變遷。

三、從日本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背景和理由

其實，對於從日本古寫本與現行本的變遷的背景及其理由，落合俊典教授在他的論文中，曾經對本經文本變遷的大背景與原因，進行了透徹精準確

分析，我只是在其基礎上，進行比較細的整理與總結罷了。具體地說有五個方面：

第一，本經翻譯和文本變遷的時候，是在印度興起了一個巨大的佛教新思潮，即密教興起，密教經典文獻的翻譯與傳播，像潮水般的湧向大唐，統治者唐皇帝對佛教採取了既“利用”，又“統制”的政策。因此，大藏經處在大的變動之中。

我們先從本經文本變遷時的歷史條件來分析。在唐王朝的佛教，已經發展成為既具有完整獨立體系又宗派林立的中國佛教。但是就是這一個時候，在印度興起了一個巨大的佛教新思潮——即密教興起、密教經典文獻的翻譯與傳播。密宗經典像潮水般的湧向東方的大唐，衝擊和影響著已經形成獨立體系的唐代佛教。佛教各派雖然也有宣講咒語神通之經典並傳入中土，然而真正理論化、系統化的密教，作為一正式宗派的密宗，卻是在7世紀前後才形成的。學界將此前的密教活動稱為“雜密”，密教的隆盛時期是譯出金剛界·胎藏界、或蘇悉地經系的體系之密宗經典，相當於所謂的“純密”時期。在此期間，傳入與翻譯了大量密宗經典文獻。但是，準確說來，在一行禪師作《大日經疏》之前，密宗經典還是處於“雜密”和“純密”混雜的狀態。又是誰把密宗經典從“雜密”和“純密”混雜的狀態中明確區別開來的呢？研究表明這一人物及其教團，就是一行禪師所帶領的教團！這又與當時的統治者對佛教的又“利用”，又“統制”的政策需要有密切關係。其歷史背景從太宗以及玄宗·代宗·德宗等帝王，採取了積極的佛教肅正政策，既利用又統制佛教的政策，特別是利用王權對大藏經的組織·組成·內容進行積極的干涉。所以，才有像《首楞嚴經》、《陀羅尼雜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續古今譯經圖紀》的文本都發生了從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

我們認為而《千臂千眼經》正是處在這一歷史大背景下翻譯的，其文本的變遷也是這一歷史大背景下進行的。本經既是密教發展的第二階段——持明密教時期的重要佛典，而本經翻譯傳播流行，又是觀音信仰進入密教的千手大悲觀音信仰之後的開山式的經典。這裏借助呂建福氏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從密教傳入展開的歷史來看理解。

第二，本經是密教發展的第二階段——持明密教的重要經典

智通所譯的密教《千臂千眼經》是密教五大階段的第二持明密教時期

的經典。密教的起源和形成與陀羅尼有極大的關係。呂建福教授的《中國密教史》一文把密教發展的階段總結為²⁷，密教發生發展經歷了原始、早期、中期、晚期的四個歷史階段。密教起源於大乘佛教中的陀羅尼，而陀羅尼的演化最終導致密教的形成。陀羅尼，梵文 dhāraṇī，是總持、能持、聞持、能遮的意思，最早是個記憶的方法而已，但印度進行記憶是往往伴隨著禪觀、瑜伽，所以陀羅尼又有了禪觀，三昧，三摩地的含義，到後來大乘佛教中陀羅尼也用來指禪觀之意。所以，由於陀羅尼在初期的大乘佛教中的演變與發展導致了原始密教—陀羅尼密教的形成。陀羅尼發展到四五世紀，變成了早期密教——持明密教。以上的兩個階段，屬於所謂的雜密時期的密教，後來由持明密教發展，7、8世紀，出現的以《大日經》為代表的真言宗和以《金剛頂經》為代表的金剛乘，在善無畏、金剛智、一行、不空的推動下，密教進入了全面的鼎盛時期—密教中期，這個時候進入了所謂的純密時期。到十世紀，瑜伽母但特羅和無上瑜伽的出現，密教進入了晚期。十一世紀，最後出現的時輪乘，並流行，到了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隨著伊斯蘭軍的東進，徹底摧毀了那爛陀寺與超岩寺，佛教徒四處逃離，密教最後一個派別時輪乘，連同大小乘所有的派別，進一步衰落，只在邊緣的地方殘留²⁸。

智通翻譯的《千臂千眼經》就是持明密教的經典流行時期。這個時期，密教史上有了一次變遷，就是把手印與陀羅尼相配，從原來在經中放在最後的陀羅尼，變成一種在一頌之內，離合咒印之文，雖言同字同，實際上是義別用別的新形式的密教經典，後又加上供養法、像法、曼荼羅法等，變成了早期密教—持明密教。從《千臂千眼經》的內容看，很明顯的，是屬於持明密教。

持明密教的傳入，以譯于梁代的《牟梨曼陀羅咒經》為首而流行開的，根據道宣《續高僧傳》卷二²⁹與智昇《開元錄》卷七³⁰所載，在北朝的闍那耶舍師徒，業在傳譯持明佛典，他“宴坐妙窮定業”，“遍通三藏，偏明律藏”。從健陀羅國大林寺出發來華。翻譯《五千五百佛名經》的闍那崛多，

²⁷ 呂建福撰《中國密教史》（中國社 科學出版社，1995）。

²⁸ 同上，參照呂著的“密教的歷史”（22-85頁）。

²⁹ T50p433b07-434c22。

³⁰ T55p545b7-11, T55p549a25-550b24。

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林敏） 65

是闍那耶舍的小弟，闍那崛多的受戒師是攘那跋陀羅。闍那耶舍的大弟子舍耶崛多，最終只有他們四人，544年到達鄯州（今西寧市），559年到達長安。隋明帝為四人建四天王寺居住，譯經弘法。他們（闍那耶舍與攘那跋陀羅）翻譯的《五明論》，後丟失。闍那耶舍等譯了不少經典，其中秘典5部，後來周武在建德年間（572-577）滅佛，師徒散去，只有闍那崛多，後（開皇四年。584）從西域返回隋都興善寺譯經，至開皇十二年（592），翻出經典兩百餘卷。但道宣在《續高僧傳》稱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³¹。

費長房開皇十七年撰的《歷代三寶紀》卷第十二的大隋譯經中，說“五千五百佛名經八卷（開皇十三年八月翻。十四年九月訖。沙門僧曇等筆受）”³²。也就是593-594年之間所翻譯的，翻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的智通，與翻譯《五千五百佛名經》的隋闍那崛多，不僅同為持明密教佛典的翻譯家，而且更是持明密咒印的實踐家和專門家，他們之間的活動期間有可能有短時間交叉，闍那崛多開皇二十年（600）圓寂，而智通則是在隋大業中（605-616），已經出家受具，即使是大業最後一年受具足戒，時應為二十歲，所以開皇二十年，智通至少都有五歲了。上面介紹闍那崛多的譯經過程中，學修兼備，在道俗中享有極高地位，如博聞三藏，遠究真宗，得道場之趣，通神呪之理，勤誦經典，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受人崇敬，被隋滕王，奉為師表。在他們師徒四人中，翻譯了三部持明密教經典³³，其中闍那崛多翻譯的《種種雜呪經》中的《千轉陀羅尼》一首，《觀世音隨心咒》四首，都屬於持明密教經典中的內容。而智通另外翻譯的三部經典中就有一部是《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天皇永徽四年，653）。說明闍那崛多和智通都對千轉咒印的翻譯重視，而且唐代道世《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³¹ “崛多道性純厚，神志剛正，愛德無厭，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宗。遍學五明，兼閑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為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又在甌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為益極多。至開皇二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T50p0434b25-c06）。

³² T49p103b27-28。

³³ 同呂建福撰《中國密教史》（160頁）參照。即《佛頂咒》《不空羂索呪經》《不空羂索觀世音心呪經》。

中，說明瞭此法門的流行盛況。“此呪（千轉陀羅尼神呪）出於西梵由來盛傳。至隋大業初，東都雒陽翻經館笈多三藏。譯出此呪，以惠遣學士。釋彥琮法師即傳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華夷。時有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弘法寺靜琳法師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創獲流布洗蕩瑕累。即於別院仍建道場。每至肇春為受戒沙彌及餘道俗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十餘年”³⁴。而唐代最早傳譯秘典，建壇弘密的就是智通，他不僅“律行精明，經論該博…行瑜伽祕道教，大有感通”³⁵。當然智通傳譯的持明密教，首先是千臂千眼觀音法門，據波崙的序以及本經夾註，在武德年間（618-626）傳入進入宮中，而不被重視，貞觀年間又有一番僧奉進，這時才敕令智通翻譯，但是進入宮廷後，沒見流傳出來，後智通再遇另一梵本，翻譯成文才得以流傳。這樣使以智通為主的總持寺成為弘傳密教的中心。以致，智通還在玄奘那裏受學了隨心印法³⁶。既然兩者都是持明密教的千臂觀音與千轉觀音的翻譯與弘傳者，而兩者的思想內容又是相通的。

我們檢討智通引用的《五千五百佛名經》有關內容：

更有五千五百佛名經上說，天眼咒稱一佛名號，別中常誦天眼咒佛名不絕，想觀眼中光出一如前法。智通故錄入此門中³⁷。

那牟囉怛那…南無寶光月莊嚴首威德明自在王如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乘者，稱彼寶光月莊嚴首威德明自在王如來，阿羅（囉）訶三藐三佛陀名者，及此陀羅尼章（帝）句聞已信解，彼捨此生得轉輪王位，值佛出世，見如來已，當作無量供養供給，修於梵行，達到一切神通彼岸。復得陀羅尼，名曰：千轉。見如來已，當作不思議供養，當見恒河沙等諸佛，超

³⁴ T53p0735a18-25。

³⁵ 《續高僧傳》（T50p720a01）。

³⁶ 此呪隨心用攝鬼。此一印通於師三藏玄奘法師邊親受。三藏知此印闕，故授與智通師，中天竺國長年跋吒那羅延，與罽賓國沙門喝囉那僧伽。同三曼荼羅會受持此法。後因勅召入京。遂有大總持寺僧智通。聞解翻譯。與數十大德求及此印法。遂流傳翻譯。通依作壇經七七日。如法受持願皆滿足。威力既異於常。亦不敢流傳於世。亦有數百誦呪師僧。於通邊求及此法畢竟不行。縱得者印法不過三。通作此法。觀世音菩薩親自現身。自外不能具述（T20p463a14-24）。

³⁷ 興聖寺本上卷 296-298 行。

越如是俱致劫（波）生死流轉。心不忘失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³⁸。

本經的也有其相似的內容，“常念佛如對目前者。是人於無量百千俱胚生。所有積集諸惡罪業皆得消滅。是人當得具足千轉輪王之福。生生常得與觀世音菩薩。同時出生生貴姓家。”³⁹而在智通譯另一部《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中說，

“又先翻法云。千劫聚集業障。一時誦念悉皆滅盡。得千佛聚集善根。得背千劫流轉生老病死邊際。捨此身已即見千轉輪聖王。恒持十善。若欲生諸佛淨土者。晝夜各三時誦二十一遍。滿三七日如其所欲。即於夢中或見佛金色形像及菩薩形像（此是先相即知當生淨土）。上件呪及功能。並是通師總持寺翻梵本出。其印法者崛多師譯出”⁴⁰。

這一記載，說明了兩者的聯繫，智通在翻譯時，印法部分使用了闍那崛多譯出的東西，同樣在此經中引用也很正常了。我們能否理解為相似千轉法門的一種或是相近的法門。所以，放在一起以資參考。而日本古寫本引用，智通在上卷的最後進行了說明。說“若想眉間出光（先）法，一依此間誦天眼咒及稱佛名號，速得現前天眼，京城之中，更不見有人作此法，惟獨向一老年胡僧莎呵師邊授得觀天眼法，年老不惜，錄在此經門中，傳於萬代，燈燈不絕，受用者自知，願與一切同行者共成佛道俱證菩提”⁴¹。引用是為了是此法門“傳於萬代，燈燈不絕”。

當然，儘管如此的因緣理由，但是無論如何，正式的佛教經典裏面，這種參雜進其他內容的情況出現，都是要受到質疑的，嚴謹的目錄學家的標準就不能達標。我們只能理解為當時傳來的各梵本中，還可能也不是嚴格的經典體裁，而是法門的具體修法法門，即手印與咒語、畫像法、曼陀羅等分開

³⁸ 興聖寺本上卷 299-329 行。

³⁹ T20ap85a07-10。

⁴⁰ 智通譯《千轉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T20p18a23-b01）。

⁴¹ 同上 330-335 行。

傳進來的，智通瞭解這一特色，收集了大量有關梵文文本，組合而成，這正符合以上分析的持明密教經典的特徵。也由此有了第三個理由。

第三，本經還未完全形成就出入中原了，智通用了多個梵本，但還是沒有完成，本經的最終完成在菩提流志的第二譯時（已經過了六十年左右了），但是智通譯本已經廣泛的流傳使用，本身也需要完成。也可以說，本經的最終的形成是借由古寫本到現行本變遷的改編者之手來完成的。

本經最初傳來的並非完整的梵文經典，而是未完成的梵文，智通翻譯時，雖然是多個梵文文本相互參照，按照持明密教經典的特徵，翻譯而成，但還是不夠完整的，所以，編入一切經之時，尚需進行修改變遷，才能完成。所以，落合俊典教授指出，現行本中，智通譯本『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上下二卷是把『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上下二卷改造而成的，本文內容也進行了大幅的改造。雖然還不能斷定可以放在疑經範疇，但是，確切地說它並非印度佛教原典直接翻譯而來的，這一點是得到確認的⁴²。我們從本經本文中，所統計出的所用梵本文本可以充分說明。

表 8

	麗本	古寫本（興聖寺本，數字為行數）	明本
1	謹案梵本云。	183 謹案梵本云	謹按梵本云。
2	今案梵本無如此事	197 今案梵本無如此事	
3	謹案梵本	243 謹案西國梵本。	謹按梵本。
4		255 一梵本云	
5		257 此亦依梵本。	
6		258 若不安案梵本云	
7		272 千臂千眼梵本來進入內	
8		274 通案梵本	
9		275 更別見一梵本云	

⁴² 落合俊典「疑經をめぐる問題—經典の物語化と改作—」、『大乘仏教のアジア』（春秋社、2013）。

10	又一本云。	280 又梵本上云	又一本云。
11		098（下卷、下同）於一僧邊得梵本	
12		146 智通本上先無。（夾注）	
13		147 婆羅門僧有此梵本（夾注）	
14	得梵本譯出在外無本	158 此梵本未曾翻譯（夾注）	得梵本。譯出在外無本。

從表 8 中，我們看到，現行本的麗本出現五次，明本出現四次，日本古寫本出現十四次，特別是加上“一”、“別見”、“又”字樣的，很明顯是不同的梵本。同時，古寫本中的本文、夾註、跋文等處也處處說明，傳來有一個由形象圖，簡單的梵本，到較為完備的梵本傳來的過程。本經的傳入與多梵本同時進入中原，又由簡單到多樣式的多結構的過程，說明在印度西域還沒有形成一部完整的經典開始已經傳到中原，有的是在長安等中原完成的。這反映了一部經典的形成需要一個過程，但是還未來得及完成就直接的傳來了。這也說明了經典傳來的速度，又是要遠遠超過經典形成的速度。

第四，這是一部實踐性極強的密教千手大悲信仰的第一部經典

本經，不僅實踐性極強，而且還是密教大悲信仰的最先翻譯的重要經典。觀音信仰進入唐代，千手大悲觀音信仰成為主流，《千臂千眼經》正好是千手大悲觀音信仰的關鍵經典，也是開山式的經典。此經既持明密教經典，更是大悲觀音信仰的一部開創性的密教經典，走向千眼千手大悲觀音信仰的一個基石，剛翻譯當時，可能只是作為實踐修行的必備手冊。而修行實踐者的人數我們現在都難以想像出來⁴³。觀世觀音信仰，在中國卻無處不有。可以說，中國的佛教信仰，特別是民間信仰則主要特色在於觀音信仰。後漢支曜譯《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中有「觀音」⁴⁴，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卷一說法門品第二中有「觀音法門」⁴⁵。六朝時代的觀音信仰研究，形而上的理

⁴³ 請參照筆者《關於中國觀音信仰中首楞經的作用》（2013）一文中的“中國的千手大悲觀音信仰”一節。

⁴⁴ T15p451c1-11。

⁴⁵ T03p487a22。

論的上的發展，達到了一個頂點，同時說明，觀音信仰的背景，到達廣泛流行與至深之層面。一方面，普門觀音成為觀音信仰之底流⁴⁶，而另一方，進入隋唐時代、又一個大的潮流是印度密教性的觀音信仰，強烈地影響著中國。如十一面觀世音菩薩、不空絹索觀音菩薩、陀羅尼集經等變化觀音菩薩、準提觀音菩薩、如意輪觀音菩薩、馬頭觀音菩薩、千手千眼大悲觀音菩薩等逐漸傳來而展開，次第地在中國本土，沿著複雜性的思想信仰文化，在大悲觀音菩薩中得到匯總⁴⁷。關於千手觀音經軌之初譯，就是本經。是唐太宗時期，智通譯本經二卷，如上所述，又在高宗永徽4年（653），在總持寺翻譯了四部五卷。在理解梵文翻譯之同時，適合的漢文直接得到對應傳遞，被大家所屈服（推伏）。又修行瑜伽秘密教呪術，由此得到了大的感通⁴⁸。即智通專業性的翻譯了諸觀音呪經之人，修行諸觀音呪術持有神通之人物，此主要的呪法，在當時變化觀音勃興之際，智通起到了一種有力的推進者作用。

第五，傳播過程中，特別是版本出去之前，夾註、跋文和本文混為一起，造成了混亂，要編入一切經尚需編輯，所以這也是由古寫本到現行本變遷的又一個原因。

從現存的古寫本中，我們可以看到，剛翻譯時，原來的經文，各個梵文本的不同說法，或相近的說法，或者是引用別的經典，後者是具體的用法，翻譯前後的緣起等是嚴格的用夾註的形式、或者另起一段、比本文低幾個字

⁴⁶ その流れの中でも、その後代に、妙善公主、水月観音、白衣観音、放光観音、馬郎婦、魚藍観音、誌公、僧伽、万廻ないし十生観音など様々な方面の信仰があり、女性化して展開された流れが盛んになったのが、趙宋以降となるという（小林太市郎「唐代の大悲観音」『佛教藝術』20号3頁参照）。

⁴⁷ 小林太市郎「女媧と観音」（同『佛教藝術』1号（5-30頁）・2号（38-120頁）1949年）参照。

⁴⁸ 釋智通。姓趙氏。本陝州安邑人也。隋大業中出家受具。後隸名總持寺。律行精明經論該博。自幼挺秀。即有遊方之志。因往洛京翻經館。學梵書並語。曉然明解。屬貞觀中有北天竺僧。齋到千臂千眼經梵本。太宗勅搜天下僧中學解者。充翻經館綴文筆受証義等。通應其選與梵僧對。譯成二卷。天皇永徽四年復於本寺出千臂陀羅尼觀世音菩薩呪一卷觀自在菩薩隨心呪一卷清淨觀世音菩薩陀羅尼一卷。共四部五卷。通善其梵字復究華言。敵對相翻時皆推伏。又雲行瑜伽秘密教大有感通。後不知所終〔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三，T49 P719c19-720a1〕。

等形式區分開來的。但到了後來，隨著傳抄流傳的久遠與繁多，原來的嚴格格式逐漸的丟失退去。經本文與說明注釋的界限就越來越模糊了。我們從下表 9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表 9

	別起比本文低	夾註（音訓除外）
興聖寺本	6	5
敦煌寫本		7
高麗本		7
思溪本		3
明本		3

從表 9 可見，現行本中，盡可能的把經典本文和跋文、夾注分清，但是由於參照的材料與文本不同，還是不能完全的弄清楚。

結 語

若按照落合俊典教授的推斷，700 年前後（最遲為 730 年之前）進行比較大的改動，當時可能出現多種抄本比較混亂的局面，所以很難拿捏修改的標準，所以沒有改好！所以出現結合前面的表 8 一樣，諸本交叉混雜的，可能這一修改，又出現的更複雜的情況。再到了十世紀末十一世紀初，由寫本轉換為刊本大藏經，那就離原來的狀況更加遠了。至少菩提流志的同本異譯本（第二譯本），是參照了智通譯本之後，翻譯出來的。這是很正常的。而現行本很明顯則是參照菩提流志的同本異譯本，改造了古寫本而成的。以上對本經的諸本的介紹，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以及其理由進行了分析考察。理清了文本變遷產生的時間、背景和原因。對變遷的製作者—編輯者，落合俊典教授懷疑是經序作者波審，但是尚需更精細的調查研究，還有很遺憾，這一次沒有能夠把古寫本的錄文出臺，這兩項任務只能作為課題留給下一次。

参考文献

落合俊典 「疑經をめぐる問題—經典の物語化と改作—」（『大乘仏教のア

72 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林敏）

ジア』、春秋社、2013年）。

任繼愈主編，方廣錫常務副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2012年）。

敦煌大藏經編輯委員會《敦煌大藏經》（中國星星出版公司 前景出版社，1989年）

竺沙雅章著《宋元仏教文化史研究》（汲古書院、2000年）。

方廣錫著《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呂建福著《中國密教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池麗梅「續高僧傳研究序說—以刊本大藏經為中心」（『鶴見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8，2013年3月）。

林敏「中國の觀音信仰における『首楞嚴經』の影響について」（『鶴見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9，2014年3月）

林敏〈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考——以日本古寫本的興聖寺本為中心〉（2014年佛教文獻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武漢大學，2014年10月）。

付記

本稿獲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資助”（12XZJ003）。這一研究成果，是其相關研究的一部分。

附表一 日本古寫本系（A 系統）與現行本（B 系統）的比照

凡例：A 系：底本：興聖寺本（1166 年寫）。校本：西方寺本（上卷）。

- B 系：（一）諸藏經本 ①高麗大藏經本（同時參照大正藏本所載 1057 號，金藏（取之于《中華大藏經》），簡稱【麗】。
 ②宋版一大正藏本所載 1058 號所諸註釋，同時參照現存福州版—日本岩屋寺本），簡稱【宋】。
 ③明——大正藏本所載 1058 號），原取之于明嘉興版（日本增上寺藏本），簡稱【明】。

（二）敦煌寫本一以 P. 3920 號為底本，參照敦煌諸本，簡稱【敦煌】。

	A 日本古寫本系	B 現行本系統（刊本+敦煌寫本）			
	興聖寺本（西方寺為校本）	諸刊本			敦煌寫本（P. 3920）
		高麗本	宋本（思溪版—日本岩屋寺）	明本（明嘉興）	
1 上卷題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咒經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咒經
2 分卷	二	二	二	二	三（非 P. 3920）
3 譯者	大總持寺僧智通奉制譯	大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	大唐總持寺三藏沙門智通（奉詔）譯	大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	缺
4 波密序	無	有（749 字）	無	無（明北藏明南藏有）	有
5 品目	二十一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四（非 P. 3920）
6 大身咒句數	百二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四	（沒標句數）
7 內容一	014 行一切眾生	無	同左	同左	同左
8 內容二	比現行本多出 140 字。（245-253 行）	相應部分比古寫本少 140 字。	同左	同左	同左
9 內容三	（117-121 行）比現行本多幾十字。	相應部分比現行本少幾十字。	同左	同左	同左
10 內容四	（128-131 行）大同小異。	相應部分小異大同。	同左	同左	同左
11 內容五	一千臂。——掌中各有一眼（245-253 行的九行的 140 字）彩色中不得著膠。	一千臂。——掌中各有一眼。綠色中不得著膠。	同左	同左	同左
12 內容六	（257-266 行）部分	相應部分與古	同左	同左	同左

74 智通譯《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由古寫本到現行本的變遷（林敏）

	與現行本大異小同。	寫本大異小同。			
13 內容七	(267-281 行) 部分與現行本只有少分相同。	部分與古寫本只有少分相同。	同左	同左	同左
14 內容八	252 字(282-295 行)	無	無	無	無
15 內容九	56 字(296-298 行)	無	無	無	無
16 引用	(299-329 行) 共引用 592 字。《《五千五百佛名經》》	無	無	無	無
17 內容十	110 字(330-335 行)	無	無	無	無
18 灌頂印	無	無	灌頂印 (127 字)	灌頂印 (127 字)	無
19 尾題與奧書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經卷上一校了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上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經勅雕造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上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上	無
20 下卷	外題：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神呪經卷下 內題：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卷下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21 譯者		大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	大唐總持寺沙門智通譯	唐總持寺三藏沙門智通譯	
22 夾註注釋之一	157-162 行 (雙行細註、每行低五字另起一行)。	同左 (雙行細註、與經文區分開來)。	在經文中沒有區別開來。	同左	同左 (但獨立一段)
23 尾題	無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辯才無礙印第十三	菩薩辯才無礙印第十三	辯才無礙印呪第十三	無
24 夾註注釋之二	027...須勘十面散花咒	無	無	無	
25 目品	無	水精菩薩護持千眼印呪第十七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水精菩薩護持千眼印呪第十七	水精菩薩護持千眼印呪第十七	無
26 第二十五 (品)	無	請千臂觀音菩薩心王印呪第二十五 (比明本少 102 字)。	請千臂觀音菩薩心王印呪第二十五 (比明本少 102 字)。	王心印呪第二十五 (比【麗】【宋】多 102 字)。	(手印) 以下與【麗】【宋】同。
27 尾題	165 千臂千眼觀世	千眼千臂觀世	千眼千臂觀世	千眼千臂觀世	千眼千臂觀世

	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卷下
28 後記	166-189 行。368 字的後記跋文。	己亥歲高麗國大藏經勅雕造	(上下卷) 經音義		
29 題記	一校了 永萬二年(丙戌)四月(壬辰)十九日為興法利生書寫了 執筆僧 忍覺了	無	無	無	無

Summary

The *Qian bi qian yan Guanshiyin Pusa tuoluoni jing* Translated by Zhitong: Its Textual History from Old Manuscripts to Current Version

LIN Min

The Taishō Canon text titled *Qian yan qian bi Guanshiyin Pusa tuoluoni shenzhou jing* 千眼千臂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神呪經 was translated by Zhitong 智通 in the Zhenguan 貞觀 era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consists of two scrolls 二卷. The version transmitted in old Japanese manuscripts is, on the other hand, entitled *Qian bi qian yan Guanshiyin Pusa tuoluoni jing* 千臂千眼觀世音菩薩陀羅尼經. Not only that the title is not entirely similar but the text itself displays huge differences. This has been already pointed out by Venerable Dingyuan 定源 and studied in depth by Professor Toshinori Ochiai 落合俊典. According to the latter, there are fou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old manuscript version and the Taishō text. I have also made a fairly detailed study of the Kōshō-ji 興聖寺 manuscript of the text.

Building up on the earlier research,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traces the causes of textual change from the old manuscript testimony to the current version. It focuses on six main aspects: title, chapter division, the great *dhāraṇī* of the body 大身呪, main text, citations, and postface. My investigation has yielded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Like all *Tripitaka* texts, the *Qian bi qian yan Guanshiyin Pusa tuoluoni jing* has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in the transmission process.
2. The *Qian bi qian yan Guanshiyin Pusa tuoluoni jing* is an important Esoteric *dhāraṇī scripture*.

3. It also contains Tantric beliefs connected to the great compassion (*mahākaruṇā*).
4. The *Qian bi qian yan Guanshiyin Pusa tuoluoni jing* represent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n anthology of several Sanskrit text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ormation.
5. The main text became mixed up with the interlinear commentary and the postface.

This makes it a desideratum to arrange and edit the extant versions into a complete, coherent form.

Key words: “thousand arms, thousand eyes’ (*qian bi qian yan*), old manuscripts, current version, transformation causes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re
in Southern Sea Area Cultural Study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of 2013,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